

命门探骊

蔡成森¹ 陈 蕾¹ 指导:王 璐²

(1. 山东中医药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 山东 济南 250001;

2.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 山东 济南 250001)

摘要:命门对人体的作用强大,其功能复杂,历代医家对命门的认识不一,近年来医家对命门学说的研究也更为深入。通过萃取前人智慧,拨云去雾,进一步阐述命门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明确它与肾的关系,以期能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关键词:命门;肾;易经;太极;真阴;真阳

中图分类号: R 2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68X(2015)04-0011-03

DOI: 10.13424/j.cnki.jsctcm.2015.04.004

“命门”一词源自于《黄帝内经》,历代医家对命门的认识各出机杼,作为人类生命之根源,命门功能强弱对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影响巨大。如能进一步明确命门在人体中的作用,对命门学理论的完善和有效的指导临床实践将大有裨益。

1 命门的功能贯穿生命始终

秦越人对命门的论述充分阐明了它的重要性,命门为“诸精神之所藏,气之所系也”(《难经·三十六难》),“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为十二经之根本也,为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根”(《难经·八难》)。作为生气之源,脏腑之本,它通过十二经脉联系全身各部,以发挥统帅作用。

后世医家对命门的论述更是详尽,明代赵献可《医贯·内经十二官论》曰:“命门为十二经之主,肾无此则无以作强,而伎巧不能出矣;膀胱无此则三焦之气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无此则不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胆无此则将军无决断,而谋虑不出矣;大小肠无此则变化不行,而二便闭矣;心无此则神昏,而万事不能应矣”。他将命门比作经脉之主,命门盛衰直接关系到五脏六腑功能的有无。而清·陈士铎《石室秘录·论命门》中云:“心得命门而神明有主,肝得命门而谋虑,胆得命门而决断,胃得命门而收纳,脾得命门

而传输,肺得命门而治节,大肠得命门而传导,小肠得命门而布化,肾得命门而作强,三焦得命门而决断,膀胱得命门而收藏。”两者的观点一致。可以得出,命门是各脏腑正常生理活动的根基。秦伯未先生也认为命门乃生命之根,包含真阴和真阳,产生动气,通过脏腑经络,达脑、通骨髓,走四末,温皮肤腠理,在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上起着主导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命门的确是“立命之门”。

虽然中医在理论上将命门视作“五脏六腑之大本”“十二经之根”“一身之主”,但从临床的角度来讲,命门的作用在某些一般性的外感内伤性疾病中表现的并不显著。如阳明腑实证,只需用承气汤之类下之即可,因而在用药上可以不照顾命门,但对老年人,或久病、重病使五脏六腑之精不足的病人,命门的作用则表现明显。老年人血气枯涩,五脏六腑精气亏竭,身体不得濡养,则出现一些夜不得寐,眼花缭乱等症,表现为真阴或真阳虚,或两者俱虚。而命门的病变是纯虚之证,如张景岳《景岳全书·命门后论》中指出:“凡寿夭、生育及勇怯,精血病治之基,无不由此元阳足与不足以为消长盈缩之主。”命门是人体一切能量供给的源泉。所以,命门的生气如乾元之不息,命门足则身体壮旺,如清代徐大椿所言:“阴阳合辟存乎

此,无火能令身体皆温,无水能令身体皆润,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未亡,皆赖此也”(《医学源流论·元气存亡论》)。如果命门衰竭,以致生气无源,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了。

2 命门与肾的关系

自古医易同源,中医学受易理的影响深远,命门学说亦深受《易经》之影响。“肾两者,坎外之偶也,命门一者,坎中之奇也,一以统两,两以包一,是命门总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命门”(《景岳全书·求正录》),可见命门像一太极,位于两肾中间,太极为机体内一切动力的发源地。生生子亦言:“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男女未判,而先生二肾,如豆子果实,出土时两瓣分开,而中间所生之根蒂,内含一点真气,以为生生不息之机。命曰动气,又曰原气……此原气者,即太极之本体也”(《医旨绪余·命门图说》)。由是可知,就生理功能和病理表现而言,命门与肾实为二物。秦越人认为五脏各只有一,肾独有两者,因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这就将命门与肾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功能上都混为一谈,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后世亦多有反对,“独藏于两肾之中,故尤重于肾。……两肾俱属水,但一边属阴,一边属阳,越人谓左为肾右为命门,非也”(《医贯·内经十二官论》)。二者部位和功能上也有诸多不同。

2.1 部位 “命门者,目也”(《灵枢·根结》),仔细揣度,方叹其可谓神来之笔。“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精”(《灵枢·大惑论》),即言五脏六腑精气的盛衰能在眼睛上表现出来,而命门为五脏六腑之大本,所以,命门之气可以从眼睛中表现出来,而并非命门之气就是实质性的眼睛。故命门无解剖实体而像经络一样更倾向于一个功能体。如李时珍所言:“其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七节之旁,两肾之间,二系著脊,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气之府。人物皆有之,生人生物皆由此出”(《本草纲目·卷三十》)。《内经》谓:“膈育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旁,中有小心”(《素问·刺禁论》)。此“小心”意指命门,作为生命之门,古人把命门设想

在身体近乎中心部位不乏旨趣。元代李东垣和当代名医秦伯未先生都认为命门是丹田,这种就功能而言的说法也颇顺古意。而肾居腰部,位于下焦,西医学认为肾位于脊柱两侧,紧贴腹后壁,居腹膜后方。左肾上端平第11胸椎下缘,下端平2腰椎下缘。历代医家对肾的部位所持观点略同。然而对于命门与肾的形态位置,兹可且备一说,关键是探讨命门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过程,以期能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2.2 功能 “命门者,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难经·三十九难》)。故命门之气与肾相通,通过肾对生殖、生长等机能的调控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肾只有在受命门之气后,才能完成它的基本功能。而《内经》谓肾是作强之官,为封藏之本,藏精,主蛰,又主骨生髓,且脑为髓海。可见肾的功能与脑的发育、思维的强弱、机体的运动功能以及生殖功能等关系密切。但是,它不能囊括人体的一切生理功能,而命门却是人体一切生理功能的基点。故称其为“诸精神之所舍,元气之所系”。“夫两肾固为真元之根本,性命之所关,虽为水脏,而实为相火寓于其中,愚意当以两肾总号命门”(《医学正传·医学或问》)。命门拓通先天与后天的道路。所以,命门旺,人则健康无恙。

就整体上而言,肾和命门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非一物。因而在临床上,每见到命门衰微的病证必然包括肾病的症状,很多病症也往往由肾气亏虚发展到命门衰微。肾为先天之本,而命门是先、后天之都会,是所有生理活动原动力的发源地。人出生之前,命门原气是滋养、催动胚胎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和能量沉聚,人出生以后命门负责统辖着先天的肾和后天的脾胃,使十二官一刻不停地运动,人才得以表现出各种生理功能。但是,命门受着先天肾气的支持和水谷精气的奉养,若先天不足或后天失养,皆能导致命门衰弱,所以,不可离开先天和后天而孤立的谈命门。

3 命门学说在临床实践中的意义

3.1 命门的病症诊断及临床治疗 对于人体来

说,命门之气越盛,五脏六腑活动就越强劲,人的身体则越轻强有力。相反,命门之气衰微,人体就表现出各种病症。在临床上常见到头目眩晕,腰酸脚弱,绵绵发热,虚烦不眠等症,同时也可以看到神色淡漠,少气乏力,不思饮食,大便不实等症。从临床来看,肾阴虚比命门水亏的症状更为明显:如骨热酸痛,手足心热,心烦易怒、咽干盗汗,舌质红绛等,皆为虚火上炎的症状;同样肾阳虚比命门火衰的症状更为突出,如畏寒怕冷,四肢不温,面色㿔白,小便频数失禁,脉沉迟而弱等,皆为阴翳充盛的症状。而相比之下,前者正虚之中有邪在;后者邪去正纯虚。“诊病之始,五决为纪……五决者,五脉也”(《素问·五藏生成论》),五脏有病,皆现于脉,命门的衰微在脉象上亦有变化,“命门之火者,当于何诊?仍诊之于两尺可也。以两尺之强弱,验命门之火之衰旺为得耳”(《质疑录·论命门之火不可偏诊于右尺》)。在治疗上前者用药补中有泻,而对命门病的治疗则只能调补,不宜攻泻。这点与张景岳“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景岳全书·新方八略引》)之意相投。

3.2 命门与肾病症的临床用药 命门与肾功能关系不同,临床用药亦有差异。历代补肾阳之方,多奉金匱肾气丸为圭臬,其方中多以滋阴之药,少以附子、桂枝(一说肉桂)以取其微微生火,少火生气之意;治疗肾阴亏欠,历代医家多崇钱乙六味地黄丸,从金匱肾气丸中去桂、附化裁而来,方中六药三补三泻:用熟地滋补肾水,并以泽泻宣泻肾浊;用山萸肉来温涩肝经,并以丹皮来清泻肝火;用山药收摄脾经,并以茯苓淡渗脾湿。三补三泻,一开一合,达到滋补肾阴的目的。历代医家对命门一说各持一端,治疗命门衰微的方剂亦少有明确,多遵张景岳所创右归丸和左归丸。用枸杞子、菟丝子、山药、地黄、鹿胶、山萸肉平补命门的真阴、真阳,在此基础上,若加入附子、肉桂、杜仲等调补壮阳之药,便组成了温补命门真阳偏衰的右归丸,用以“治元阳不足或先天禀衰,或劳伤过度,以致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而为脾胃虚寒,饮食少进

……宜益火之源,以培右肾之元阳”(《景岳全书·新方八阵》);加入牛膝、龟板等滋阴之品,便组成了滋补命门真阴亏耗的左归丸,用以“治真阴肾水不足……以培左肾之元阳”(《景岳全书·新方八阵(补阵)》)。由此明显可以看出,张景岳将命门真阴真阳的病变与肾阴肾阳的病变一起用左归丸、右归丸治疗,却依然没有明确地将肾与命门分开。但这也不无道理,因为命门衰微作为慢性疾病的最后发展阶段,与五脏六腑的衰弱尤其是肾有密切的关系。命门真阴、真阳衰微,肾阴、肾阳必然衰微,但肾阴、肾阳不足,命门真阴或真阳尚不一定衰微。可见命门的真阴、真阳包含着肾阴、肾阳,而肾阴、肾阳只是命门真阴、真阳的一部分。所以,治疗命门的左归丸和右归丸,必然兼顾治肾,而反过来用治肾的方剂来治疗命门,那就不恰当了。由此可见,恰当的治疗原则、确切的用药、严谨的方剂药物组成显示出古人对命门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另外,从方药上我们也可以推知肾和命门的病理过程和生理功能的不同之处。这一方面反应出古人对命门逐渐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说明了命门和肾在功能上的密切关系。

总言之,命门的功能和作用在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中极为重要,它与肾的关系千丝万缕,如果能够对命门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入,对临床实践将会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费伯雄著,赵艳校.医醇剩义[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162.
- [2] 虞抟著,郭瑞华等校.医学正传[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76.
- [3] 张景岳著,李志庸整理.景岳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55.
- [4] 赵献可著,郭君双整理.医贯[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39.
- [5] 李时珍.本草纲目[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22.
- [6] 徐灵胎著,刘洋校.医学源流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87.